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香溪集卷十一至十三

詳校官起居注主事臣顧宗泰

主事臣呂雲棟覆勘

覆校官中書臣汪師曾

校對官中書臣潘庭筠

謄錄監生臣馬日琮

欽定四庫全書

香溪集卷十一

宋 范浚 撰

進策

策略

應天

遠圖

任相

更化

策略

臣聞古者天子聽政使公卿列士獻詩以諷近臣盡規親戚補察下至瞽矇百工商旅庶人皆得以進諫傳言非議其上而莫之罪盖以為腹誹之憤甚於指斥目語之譏切於面謗與其壅天下之言以自欺不若用天下之言以自治傳曰防民之口甚於防川臣請借秦以言之始皇不道剛愎自用進導諛斥忠諫强直者謂之罔上讜論者謂之妖言威之使懼刼之使嘿天下之人不得一申其喙積忍

含怒不勝憤鬱不平之心戴目傾耳思一快其懟悶而無由及一夫作難奮臂大呼則靡然響動相與裂憲網壞禁防聚首族談爭詆秦罪揺吻鼓譟而莫之禁蓋其所以壅天下之言者甚固而無所洩則其發也若大川之决齧堤四走奔湧浩蕩遂至於横潰而不可制此甚可懼也惟人君博詢廣聽來衆言以宣下情使無所閉抑而不通則可以自安于士民之上是用天下之言者人主所以自治也仰惟陛下厲精庶政虚心聽納乃以太陽有異氛氣四合

亟下明詔敷求讜言是將用天下之言以自治故臣於此先陳人主之說已乃極言其餘惟陛下財察臣聞主道在先正心正心所以自治也心不正於中則過事形於外天下之人因得而議之故用人言以自治其要莫切於正心然而君臨兆人總御萬幾事物之日接於前衡於慮者交午不可計欲心之正豈不難哉唐太宗嘗言人主惟有一心而攻之者甚衆或以勇力或以辨口或以姦詐或以嗜欲輻輳攻之各求自售以取寵禄人主少懈而受其一則危

亡隨之此其所以難也嗟夫一心而攻之者如此其衆可不思所以正之乎昔孟軻三見齊王而不言事曰我先攻其邪心而其說則以謂人不足與適政不足與閒獨在乎格君心之非而時君類以爲迂遠闊於事情不能用漢董仲舒嘗以正心爲武帝言之唐柳公權又嘗以正心爲穆宗言之然皆不能用也是豈人主之心果不可正乎亦曰習與正人居之而已左右前後皆正人也則聞正言見正事行正道欲其心之不正胡可得邪陛下能正心矣則判

忠邪察賢佞如辨黑之與白如觀高山之與深谿於以聽言洞然不惑然後臣之區區得以上達臣抑嘗觀仁宗嘉祐中司馬光建言國家本置六科蓋欲以上觀朝政之得失下知元元之疾苦非為士人設此以為進取之階也因請取制舉所試策擇其言合時務者行之使四方知朝廷求直言之士非以飾虛名徒取其實用光意若以謂國家於進士科外復設六科正欲求言儻略其言不加采用則雖制舉猶無益也況今時方多難陛下又以天變詔求直

言使草茅賤士皆得論社稷之至計可不留神審覽哉夫多言繁稱未必雜而寡要略事陳意未必拙而不智道往古未必為誦說論大計未必為夸浮質言未必鄙小談未必陋乖於時未必繆忤於衆未必非從宜而言惟歸于當惟陛下擇之而已

應天

臣聞天人相與之際其道甚密其應甚捷其成敗甚可畏方天之仁愛人君也先出灾祥以譴告之不知自省

又出怪異以警懼之猶不知畏有所塞除而輕忽簡誣傷敗廼至是知非天心之所眷顧則無復變異以示戒于下此譬猶父之於子有所甚愛故繩違糾過丁寧教告惟恐不為善人之歸若聽其逋蕩墮游肆行不義了不訶斥如塗人然是不愛而不戚以為不足復子也楚莊王見天不見妖地不出孽則禱於山川曰天其忘予乎是以古之興王天所右與必有妖孽以恐動其心增益其所未至故太戊之桑穀高宗之鼎雉宣王之旱虐

皆所以轉禍而為福易亂而為治起衰運而治中興然則災異者誠天之深愛乎人君也臣觀陛下即位以來撫艱難之運宵興求衣旰不暇食憂勤至矣而變異時見殆天仁愛陛下昭示至戒以見右與之深夫人情忽不自知失德遺行出於戒慎之所不及恐懼之所未至者已或不知之而天獨知之是故聖人寅畏天戒惕慄震動所以修省而思懲惟恐不至成湯七年之旱煎砂爛石則自責曰政不節耶使人疾耶苞苴行耶讒夫昌

耶宮室營耶女謁盛耶何不雨之極也六事皆叔世僻王悖繆之為豈成湯所宜有而湯以自責盖懼夫忽不自知而天獨知之者也夫人之道不可以無畏子無畏則忘孝父無畏則廢慈臣無畏則勲不立君無畏則亂不治人主高居九重蝴蛸蠖濩之中至尊極也作福作威生殺予奪無不如志苟放情縱慾恣為不道如桀紂如幽厲如秦始王如隋煬帝方其力行無度長惡勿悛天下之人誰能制之惟其得罪于天加凶罰而下殃禍

故國顛覆身滅亡天下大壞而不救使後世之君指前車而思危知上天之可畏也然則人主所不敢放情縱慾恣為不道者亦惟畏天而已堯舜之帝三代之王凡其君臣所以動色相戒者未嘗不以皇天上帝為言見於虞夏商周之書可考也人君其可忽哉臣聞仁宗當慶歷間嘗遇旱蔬食禁中引咎精禱一夕微聞雷聲遽起冠帶露立廷中至雨沾衣而不倦仁宗畏天憫民祗懼如此故能享國久長號稱盛治陛下誠畏天戒則宜

法仁宗之祗畏慕成湯之自責歷筭周思政教得無僻違刑罰得無過差舉事得無失當讜言得無未進賢才得無未用姦邪讒佞欺負之徒得無未去賦斂得無繁重窮民得無怨咨凡可以引咎而罪己者無所不慮慮而思所以施置之宜亟正厥事豈不足以弭天變哉昔唐文皇貞觀中妖災屢見然而躋世太平治幾成康稱賢君者惟其用人言以應天塞異故不害其為至治當時山東淫雨江淮大水虞世南曰宜録枉繫帝即申省

寃獄多所原赦星孛虛危歷氐百餘日世南曰願陛下勿以功高自矜帝即曰此吾之罪也穀洛溢漂居人魏徵謂無克終之美帝即優納廢明德宮元圃院賜遭水者旱暵不雨徵疏十漸帝即曰願改之以終善道今陛下以天變求言苟可用願陛下即施用之如唐文皇則雖變異不害夫精祲相感災不徒生動天以誠無事虛文則臣之至願也

遠圖

臣聞書曰惟懷永圖孔子曰人無遠慮必有近憂夫天下之事固有患在數十年之後必豫圖之目前乃克有濟者譬猶越人適秦度塗計遠必三月乃至苟惟不先時而即路遽欲一旦求至于三月之後則雖鹿奔鳥舉有所不能此智者之獨見愚者之同昧也晉武帝每宴見羣臣不聞經國遠圖惟説平生常事議者謂非貽厥孫謀之道故西晉中否不克久長自古英主睿君未嘗不深謀遠慮為子孫千百年不可揺動之計方禍患危

機藏於微隱而潛萌於衆人之所不知則已預防而逆爲之所後雖不能盡去其所可憂要亦不至漫漶而遂不可救世言漢高祖識吳王濞必爲亂於五十年後若聖神然此非有奇術怪道以知之也盖自秦室土崩海内雲擾如滄海横流無不昏墊而江東故地受兵獨希其人皆剽勇多竒材劒客且未忘項氏易動而喜禍又有鑄山煑海之利足以富饒高祖計後五十年東南益盛必至於亂而濞適已封拜故因戒之曰慎毋反亦欲

子孫賙此言不忘所以備吴嗟夫高祖之為後世深謀遠慮殆不至此吕后問宰相高祖曰陳平智有餘難獨任王陵少戇可以佐之周勃重厚少文然安劉氏者必勃也可令為太尉當是時天下不復有患何劉氏之安哉而其意則實在諸吕諸吕擅權高祖微見其漸預為之圖當付之智者則一陳平亦足矣而猶慮其智有餘使少戇重厚者共圖之葢智有餘則求成速求成速則其舉也或先事而失機故濟以少戇之王陵重厚之周

勃相與維持隱忍以待可投之會卒能一動而諸呂之族赤劉氏社稷幾危而復安然則高祖為天下國家之計豈不深且遠哉臣觀方今天下之事固有宜為深謀遠慮者民日益困而斂日益繁財日益乏而兵日益聚官日益多而入仕之門日益廣穀日益貴而浮食之人日益衆此數者特為患之細耳故臣得以遽言之抑又有大於此在陛下詳求其故預防而逆為之所務使謀慮如漢高之切至則何後患之有臣聞晉文公將與楚

戰謀於舅犯曰彼衆我寡奈何對曰戰陣之間不厭詐偽君其詐而已矣又謀於雍季對曰以詐遇民偷取一時後必無復文公曰善乃以舅犯之謀與楚人戰及勝而行爵則先雍季後舅犯曰舅犯言一時之權雍季言萬世之利也仲尼聞之曰文公之覇也宜哉既知一時之權又知萬世之利今陛下撥亂用武事出一切便宜者爲多而臣所言亦固有不得已而應變者至若從一時之權又存萬世之利以盡經國遠圖可不念哉

任相

天子以萬幾之得失百官之進退社稷之安危生民之休戚近而號令之臧否遠而蠻夷之叛服大而陰陽之愆和小而錢穀之衍耗凡官有其事事有其名一皆委任而責成於宰相故宰相於天下事無所不統不以一職名官熙載代工治亂攸繫晷刻之誤或貽患於歷年毫釐之差或致弊於寰海相之為任顧不重哉人君於此貴乎考慎輕用而亟易則不足與共功蓋嘗聞之孔

子相魯三月而政成子產相鄭三年而政成聖如孔子不得而見也賢如子產使之成政猶須三年况子產不時有乎唐明皇相姚崇相宋璟開元之治幾致太平希蹤貞觀當時輔相率三考輙去故雖崇璟不能踰使明皇知久任二人不它相則迄天寶治安可也惟不知出此故卒以危亂而不克終然其相李林甫遂至十九年不亟去何哉大抵君子事上率以正正則君所欽而憚小人事上率以佞佞則君所狎而安欽而憚則易以踈

狎而安則易以昵躁故崇璟三年而遂去昵故李林甫十九年而猶處中夫惟惡小人而亟去親君子而久任者非聰明睿知之君有所不能李德裕戒武宗以亟進罷宰相使權在中書誠治本也此言非是觀德裕在相位以秉權日久位重有功向使武宗用德裕言遂亟罷德裕則會昌之功亦莫克有就故臣以謂德裕當勸其君擇宰相不當勸以亟進罷宰相惟能慎擇於其始則無庸亟易於其後此太宗所以用房玄齡十有六年任

魏徵十有五年未嘗失道也然則何以知其可相而任之曰相固自有體不動聲氣而危疑以平相之體也偃息談笑而坐折遐衝相之體也隱然鎮静遭變事而不亂相之體也一言足以折姦辯使憸人奪氣相之體也唐崔祐甫相德宗時王駕鶴典衛兵久權震中外帝將代之懼其變祐甫曰是無足慮即召駕鶴留語移時而代者已入軍中矣此不動聲氣而危疑以平昔也晉謝安相武帝時苻堅率衆百萬次于淮淝遠近震恐安夷

然無懼游奕自如指授諸將遂清強寇此偃息談笑而坐折遐衝者也漢王商相成帝民無故相驚言大水至百姓奔呼長安中大亂商獨排群議以為訛言天子壯其固守此隱然鎮靜遭變事而不亂者也唐李石相文宗對延英仇士良等斥李訓以折大臣石徐謂曰亂京師者訓注也然其進孰為之先士良等恧縮不得對搢紳賴以為強此一言足以折姦辯使憸人奪氣者也即是四者以擇相其有不得人乎得人矣任之久而不移

信之專而不貳假之權而不疑此則責成之道也

更化

一儀不可以百發一衣不可以終歲儀必應乎高下衣必適乎寒暑是故世異則事變時移則俗改夏之政忠忠之失則野救野莫若恭故商人救以恭恭之失鬼救鬼莫若文故周人救以文三王聖人也其教化不免乎失失則不免乎救之天下後世不以其失為悖道不以其救為反古蓋久則弊弊則變理之自然非固相戾為

也傳曰為政不行甚者必解而更化之乃可理也陛下中興王業修正百度天下之人宜渙然洗心易慮以承惟新之休德而士大夫奔競之風未息州縣苟簡之政尚多民庶逐末之俗愈甚其故何哉失不更化而已夫作有利於時制有便於物可守也祖宗之成憲是也事有乖於毀法有骫於時可改也臣所謂宜更化者是也是故士大夫奔競之風未息由薦舉之法弊也州縣苟簡之政尚多由考課之法弊也民庶逐末之俗愈甚由

稅賦之法弊也薦舉之法本以明公道至其弊則薦舉益廣而公道益以不明夫惟士皆求舉舉者初不求士故以朴素為遲鈍以虛偽為精強以靜嘿為拙訥以捷給為辯慧以守節為固陋以趨附為疏通以剛介為偃蹇以佞媚為溫良剡章論薦非蟬聯綰奕之緒胄則達官膴仕之姻戚非依藉權門之援地則苞苴賂遺之交關非詭隨趨和之姦人則脅肩搖尾之諂士不然則雖廉若夷齊政若求由愛惠若子產有聲名若子奇亦未

免徒勞州縣誰其稱之用是希遷望進挾竽媚竈之徒離局搭次狂奔疾走望塵俯伏以伺候於公卿權勢之門自非持身秉操毅然不回者孰不伈伈睍睍撓所守而靡從之臣故曰士大夫奔競之風未息由薦舉之法弊也考課之法黜幽陟明揚清激濁所以揔核名實也國家之制諸道州縣官命漕臣察訪其能否第為三等歲終以聞以臨事簡慢者為下職務粗治者為中政有殊績者為上吏部給歷書其勞効愆過秩滿有司詳視

而差殿最法至良也然行之歳久視為不急漕臣初不
精覈州郡據歴書考殆若尋常案牘吏摘爪尾至則占
字選部銓擬亦不加察在官雖或酷若乳虎或貪若石
鼠或㝠迷鄙昧不辨菽麥或筋駑肉緩縮手避事或敖
遊沈湎不主曹務歴之所書茍無愆犯即以資格緣手
注授欲官之不墮窳而勤不贓墨而廉不暴刻而循良
不放敖而謹守不麄滅而精詳其可得耶臣故曰州縣
茍簡之政尚多由考課之法弊也稅賦之法民因資産

而有兩稅因兩稅而有科率軍興以來斂取歲增常產之民日以彫窶州縣索一絲縷市一筋角悉按戸等高下差第敷入無常產者秋毫不輸蓋有囊金珠束繶素時其低昂取贏貲以自肥者蓋有囷藏廩積乘農人之樵悴賤收貴出坐待穀直之翔踴者蓋有擁髙貲行子貸息取倍稱以朘剥貧民者是等皆飲醲齧肥朝歌夜絃笑視編氓之困顧有得色是以温丁髙戸剔屋産市犁犢相與捐隴畆而捨本業規脫科斂臣故曰民庶逐

末之俗愈甚由税賦之法弊也此三弊皆風俗之大患宜為之變通者而未聞所以革之臣故曰失不更化也

香溪集卷十一

香溪集卷十二

宋 范浚 撰

進策

廟謨上

廟謨下

用奇

揆策上

揆策下

廟謨上

未戰而廟筭勝者得筭多也未戰而廟筭不勝者得筭少也人主議戰于廟堂之上兵形已成然後付之於將是謂廟謨夫形兵之極至於無形無形則深間不能窺智者不能謀故為魚鼈者可以網罟取為鴻鵠者可以矰繳加惟無形者無可柰何廟謨成筭所以先計取勝出萬全而必無敗蓋無形之大者也豈獨使敵人不能窺雖吾士卒雖吾國人不可使知之非吾腹心之臣非吾指授之將不可

使知之易曰君不密則失臣臣不密則失身機事不密則害成君臣相與議戰于廟堂之上安危係焉成敗係焉固所以躡足附耳而謀者也慎密不至幾何而不害于成盖間用兵者常不愛爵禄百金以求知敵之情間人諜士我固有之而彼亦烏能不用凡彼使之覘我事情伺我動静察我虚實固有近在門庭而不及知者我非故為誑事於外令吾民知之以欺於敵間則奇謀至計情實之所在殆未有不密而不害于成者也今有千金之玉危通而無當

可以盛水乎曰不可有瓦器而無漏可以盛酒乎曰可也夫瓦器雖甚賤惟無漏故可以盛酒玉巵雖甚貴惟漏故不可以盛水此春秋所以戒寺人貂漏師于多魚者也昔之人固有欲發天下大事未嘗不獨寢恐夢言而使人知其謀者固有居高堂悉去屏障相向坐謀而不言以鐵筯畫灰為字隨滅去之故其所謀人無得而知者漢高祖以陳平為腹心或計秘世莫得聞魏武攻討常謀謨帷幄時人及子弟莫知其所言古之君臣於機事慎密如

此其至是以決策舉事鮮不有成今廟堂之上沈機秘畫必如漢高之與陳平魏武之與荀攸則何攻之不克何戰之不勝何敵之不摧何寇之不滅哉儻尚若異時謀未定而計已傳兵未動而敵已知成筭未授于將帥而市人行路已宣言吾情實之所生則非臣之所敢知也或曰得萬人兵不如聞一言獨不可以收羣策廣廟謨也曰是不然兼聽而獨斷者大謀之術也收羣策所以兼聽故白屋之士皆得以關其說定廟謨所以獨斷故非腹心之臣非指

授之將不可使知魏劉廙言智周於獨斷者不恥於下問故博授衆智于下而慎密勝筭于上聖王所以出萬全也凡臣所陳或交議兵形則皆發其端而不敢盡惟畏夫機事之不密而已然猶有不得已而及之者昔唐元萬頃草檄責高麗譏其不知守鴨渌之險莫支離報曰謹聞命徙兵固守鴨渌唐軍不得入此又機事之所宜密也

廟謨下

所謂廟謨者計勝于未戰尚謀之道也夫天下無久治

亦無久亂不患亂之不治而患所用以治亂者非其人苟得其人不患功之不速而患所以圖功者無其謀昔晉元帝啓基江左出師露次躬擐甲冑移兵四方刻日北征至以漕餉稽期誅督運令史志非不速也然終不能成尅復功者惟先圖功之謀而已當是時祖逖鎮雍丘數破石勒之鎮戍歸附逖者甚衆黄河以南盡為晉士又營繕虎牢將長驅越河掃清冀朔元帝既得逖宣威于外儻遂能推誠任之俾專分閫且以王導為腹心

引紀瞻戴若思等為策士倚陶侃以為屏蔽誅王敦以絶內患因温嶠忠亮之節復譙之私俾率銳師佐逖進討則剪群胡如拉枯復輿地如反手元帝謀不及此故元戎屢動不出江畿是雖得人而无圖功之謀猶无功也今王師討伐固將收中原禦强敵以悉復祖宗故地然根本所恃實在江左彼東晉得一祖逖猶能使黄河以南盡為晉土况陛下有腹心爪牙之衆乎臣所未知者廟堂所以圖功之謀為如何耳陛下雖有腹心之臣

籌於帷幄然引之為策士者誰乎倚以為屏蔽者誰乎俾專分閫可以破敵如祖逖之當石勒者誰乎可使之率銳師佐進討者誰乎陛下當與腹心之臣議於廟堂之上審我狥地闢國者才為如何訓兵揔衆者才為如何彼所出者何策我所出者何策彼所固守者何地我所固守者何地吾將所以破彼者何人彼所以當吾將者何人孰賢孰否孰智孰愚孰強孰弱孰勇孰怯彼已洞見則勝負之勢未戰而已分矣兵法曰知彼知已百

戰不殆漢高祖深明知彼已之術故伐魏而知栢直不能當韓信馮欽不能當灌嬰項它不能當曹參因曰吾无患矣果定魏地是審彼已之將而知必勝也黥布之反高祖召薛公問以布計所從出薛公對以布出上計則山東非漢有出中計則勝負未可知出下計則可以高枕而卧漢無事矣布果出下計高祖遂破之是審彼已之計而知必勝也陳豨之反高祖自往討之至邯鄲喜曰豨不南據邯鄲而阻漳水吾知其無能為矣遂破

豨是審彼已之地而知必勝也故夫決勝之策在乎察將之才能審敵之强弱斷地之形勢觀時之宜利今廟堂之謀能先審彼已知必勝之道則何患功之不速乎議者或謂唐肅宗以疋馬起靈武合弱旅鉏强寇師及渭西曽不踰時而摧堅鋭復兩京悉收河南州縣今中興之功胡為乎不可以日月冀也臣竊以為不計事勢之言夫清內盜者易為力攘外患者難為功安禄山雖劇寇然內盜也當時田紇請和土蕃結附不惟順服又

藉其用以復土疆則不踰時而清中原尚為宿留且香積之戰新店之戰唐兵為賊掩幾不能軍使非回紇相與夾攻則雖郭汾陽李嗣業且將再不勝賊驚曰回紇至矣因大敗遂收東都是肅宗中興用回紇國家中興攘強敵也不計事勢而欲以至德之功望今日則過矣然而功不可以速成者事之勢時不可不趍者人之力苟惟玩日弃時而曰功不可以速成則亦何功之有禹之治水非一日而有功也然屐遺弗取冠掛弗顧其於

趁時未嘗不急則圖天下之功可忘所以趁時哉

用奇

臣言功難以速成謂中興大功也至於兵家之策則又有貴速而不貴久者臣且將言之夫戰久則兵鈍攻久則力屈暴師久則國用不足此兵所以貴速也敵有可乘之隙我有決勝之機行之有疑反為彼利此兵所以貴速也欲無鈍兵屈力殫財動合機會則莫若用奇以求速勝之功而用奇者又莫神於得奇正之變也使夫

用兵者以衆敵衆以強敵強戰勝則殺傷猶至於相當不勝則一敗塗地以為用兵如是而止耳則雖庸人悍夫皆可以將百萬之師以臨大敵惟夫用寡以當衆用弱以當強轉危而安轉敗而勝勝則彼必摧潰而我獨全不勝則不至於甚亂而敵無以乘我是豈庸人悍夫所能知哉蓋有奇正之變行乎其間因形制勝神張鬼翕變化莫測雖吾士卒猶不能窺吾所以勝况敵人乎兵法曰戰勢不過奇正奇正之變不可勝窮奇正相生

如循環無端必有獨得於心不可以智識不可以情求

者爲能盡之昔唐兵之破霍邑也建成墮馬右軍少却

而宋老生乘之太宗自南原馳下斷其軍引兵奮擊遂

敗老生夫建成陣於城北是謂正及其却而致老生則

向之正變而爲奇太宗自南原馳下是謂奇及其斷老

生軍引兵奮擊則向之奇變而爲正太宗得奇正之變

故戰無不勝攻無不克議者以謂非學而能惟其以正

爲奇以奇爲正吾之正使敵視以爲奇吾之奇使敵視

以為正是豈可學而能哉必有獨得於心不可以智識不可以情求者也歷觀自古善用兵者未嘗不以奇勝或示羸而用其銳或示怯而用其勇或示緩而用其急或示近而用其遠或示之敗而致其怠或示之退而致其追或示以擊東而實攻其西或示以擊左而實攻其右皆因機應變示敵以可見之形而不示以不可知之計唐李泌請肅宗詔李光弼守太原出井陘郭子儀取馮翊入河東則史思明張忠志不敢離范陽常山安守

忠田乾真不敢離長安是以三地禁其四將也然後命建寧王北並塞與光弼相犄角以取范陽賊失巢窟當死河南諸將手肅宗不能用使慶緒思明挻亂不已其後代宗討史朝義長孫全緒請休士張勢以綴賊使光弼取陳留李抱玉擣河北先斷其手足然後縱間賊中彼脅從者相疑則賊滅可待代宗用其言遂滅朝義平河北臣嘗謂禁四將而取巢窟張勢綴賊而斷其手足是皆用奇正之微機不可失者惟有用有不用故或有

功或無功夫先人有奪人之心投機之會間不容髮方今討賊之勢得無與李泌全緒所言有近似者乎惟能出奇正之變示以可見之形不示以不可知之計以成速勝則善矣

揆策上

兵有不可攻有不可不攻不可攻者敵之鋭也不可不攻者敵之恃也我以兵進彼以兵逆則猛士精卒悉鋭來拒此不可攻也當用奇以擣其虛彼有所恃持重自

守則餘軍倚以為强士氣自倍此不可不攻也當用奇以致其敗曰者王師之討敵也數道並進敵悉以銳兵分拒諸將諸將攻之勝負互有此攻所不可攻也法當以大衆謹持其銳選梟勇士少出而更進時擣壘以撓之倫東則擣西倫西則擣東使彼奔走不給雖有猛士精卒且將氣竭而力弊我乘其弊而攻之可以必克且彼倫我於前者既衆而强則其自倫於後者必寡而弱我既弊其强衆於前則可以襲其寡弱於後彼强而衆者

既弊則寡而弱者自孤我因以輕兵捷騎投其間而擊其虛倍道疾馳不三日而叩汴城出其不意則叛衆可以笑俘渠首可以坐縛彼強衆之在前者還救則我師夾攻不還救則腹心已奪此彼之銳不可攻當用奇以擣其虛之策也且敵之所恃者金人也彼宜推以抗我為兵冠鋒而方蜂屯蟻結固守不動者蓋彼以為恃則其動不敢輕輕動而小衄則立威挫而敵衆疑恐我得以測其虛實不若固守不動使其衆賴強擁之虛聲挾

以自壯且示所恃以疑我此敵人之情也法當以計動之使彼雖不欲與我戰而不得不戰夫金人雖多知善戰然可以利誘我宜未戰而設伏使一裨將率數千衆鼓行徑進衝其中堅示敗而速去之无愛輜重寶物且走且弃敵輕我軍之易北又嗜遺利必驕怠而競為抄掠則吾伏可起掩其不備彼必反走因而乘之向之蜂屯蟻結者必亂則吾示敗之師可還奮擊破彼所恃則餘衆失氣然後諸將席勝四面攻之大克必矣此彼所

恃不可攻當用奇以致其敗之策也昔唐兵討蔡吳元濟悉鋭卒屯洄曲以抗李光顔故李愬知元濟之隙可乘潛師夜起出文城柵馳入垂瓠城駐元濟外宅而蔡人先知者遂以平蔡時董重質猶守洄曲愬折簡召之重質即弃軍降是擣其虚而鋭自摧也李靖討輔公祏公祏以一軍頓當塗一軍據當塗南路皆百戰强兵造柵自固蓄力養鋭以抗唐軍盖公祏所恃也靖苦戰破之二軍悉潰公祏餘衆雖多不復敢戰遂禽公祏是敗

其恃而衆自破也檮其虚而銳自摧敗其恃而衆自破固有古事之效矣豈空言哉

揆策下

甚哉兵久之難也千里饋糧内外騷動老師費財從古患之昔曹操孫權時江淮間不居者數百里或以為斥候之郊非耕牧之地此未得孫權之情也且操與權才均智敵將佐亦相甲乙使其對壘抗兵各用所長以角逐於江淮之間雖積時累歲徒為自弊勝負猶未有分

也故各處數百之地堅壁清野以相候望來則應去則守全力繕兵以伺敵釁此則曹孫之情也然兵固有不得已而相持者以順討逆以義討不義師出有名士氣自鋭彼不敗走我難自却却則我勢沮彼勢張進不成攻退不成守古人於此雖以弱敵强以寡敵衆猶相持也故以弱而持强者漢高之持項籍是也以寡而持衆者曹操之持袁紹是也漢高與項籍相距滎陽數歳漢義而籍不義故漢雖數困而不為弱然卒所以勝籍者

奇也高祖出軍宛葉綴籍兵而不戰令滎陽成臯閒得休息使韓信等得韓河北趙地連燕齊因復走滎陽使籍倫多而力分此高祖之用奇也曹操與袁紹相持官渡百餘日操順而紹逆故操軍雖不敵而不爲寡然卒所以勝紹者奇也紹遣淳于瓊等將兵萬餘人北迎糧運操自將夜往攻破瓊等悉斬之此曹操之用奇也今王師出征以順討逆以義討不義兵衆將強不寡不弱固有萬全之勢然敵未敗走理必相持不出奇謀未見

其利臣所謂擣其虛敗其銳誠為至計然苟未可圖則宜以諸軍綴敵使不得動别遣竒兵萬人由間道襲敢負海諸郡以駭京東敵徹緣淮之備以自救則震擾可擊使其終不敢動則我遂盡取京東此亦漢髙之竒也國家得東南漕運故可以都汴京敵人雖僣據而江淮財用皆為我有策其暴兵既久必至饑虛儲糧大乏當遣間人用火攻燒其積聚或伺其積聚所在以輕兵夜出假敵旗幟設詭道襲而燔之此亦曹操之竒也或謂

我以萬人由間道襲取負海諸郡餉道聲援兩皆阻絶柰何曰是又有奇正之變焉奇正之變莫妙於變主爲客客爲主因糧於敵是變客而爲主也投萬人於死地使自爲戰而後生是變客而爲主也因京東思國家之心復其租而寬其徭使還爲我用是變主而爲客也已得負海諸郡俟彼救至乘其怳駭設伏於險而迎破之是變主而爲客也何餉道聲援之虞哉

香溪集卷十二

香溪集卷十三

宋 范浚 撰

進策

巡幸

王者觀天地興衰隨時制事故不常厥居黃帝以師兵為營衛遷徙往來無常處天下有不順者從而征之披山通道未嘗寧居周成王撫萬邦巡侯甸四征弗庭綏厥兆民是豈樂於勤動為哉將以一身之勞易天下之安聖人之心也然臣觀盤庚遷都告其臣民曰汝不謀長以思乃災汝誕勸憂則知古之人君將遷都改邑非徒為是紛紛蓋為長久之慮不得已而議遷而其臣民

亦有所憚動也陛下時巡于邁雖非遷都至若鑾輿天行百官群司千乘萬騎與臣庶之景從者不謂无煩亦當為久長之慮有不得已然後移蹕則人有恱心國无徒費故曰天子順動人皆幸之之謂幸且陛下以決策親征巡幸建康天威所臨諸軍增氣義士激烈孰不用命甚善舉也然臣愚慮以為有可議者建康王者之宅東晉時溫嶠議都豫章三吳之豪請都會稽而王導獨以建康為可遂定都不遷則江左形勝无踰建康者然

孫權居之即城石頭又作濡須塢于江西繼而權以七萬兵却曹操四十萬衆於濡須則地之可以戍守者宜為之備也又東晉時巨盜淩擾皆自上流奄至變出不虞故王敦盧循之徒伺間竊發則上流之可為藩屏者宜為之備也既修戍守又有上流之防然後翠華可駐建康以經略中原然臣愚慮又有可言者自古皇居帝宅未嘗不為居重馭輕之計其勢若身使臂臂使指小大適稱而不悖唐太宗列置府兵八百所而關中五百

舉天下不敵關中則其驗也今雖悉師討敵務揚威武
而輦轂之下兵衛亦安可以不強甚非居重馭輕之道
也唐肅宗在靈武衆單寡軍容缺然得郭子儀李光弼
兵故國威大振德宗時叚秀實言禁兵不精其數削少
後有猝故何以待之猛虎所以百獸畏者為牙爪也若
去之則犬彘馬牛皆能為敵此欲強本幹備非常之意
也昔漢高祖與楚戰出成臯至小修武自稱使者晨馳
入張耳韓信壁而收其軍兵遂大振因令耳備守趙地

令信發趙兵未發者擊齊高祖必先取二人兵以自振故能使之俯首聽命唯所指使不然則信耳萬有一驕蹇不受約束且無以制之此實將將之術安危之機語之於今宜留聖慮者也陛下誠即日親御六軍張皇武節則戎卒前驅千麾萬旟天威震赫國勢隆矣儻尚艱兵俟時以行天討則環衛禁旅居重馭輕誠不可後

形勢上

厥今中興既有取勝之資矣在所以用之如何耳何謂

取勝之資形勢是矣臣請以三國言之夫孫權劉備皆一時人豪吴有三江之阻蜀有重險之固合此二長共為唇齒其勢足以患魏人地雖廣兵雖强亦常緫緫然恐吴蜀之一合而軋已也故吴蜀和而魏不敢動吴蜀離則魏思間釁以圖之方權備之交相伐也魏劉曄乃欲大興師以襲權及吴蜀之使復通魏賈詡則曰劉備有雄材孫權識虛實據險守要汎舟江湖難卒謀也以是知吴蜀有勝魏之資權備不知相與合力而用之非

不知也其心則異而勢則有所不合今吳蜀地皆我有人先異心勢无不合豈非取勝之資乎第顧用之如何耳夫江東與蜀雖猶輔車而川塗回遠聲問往來動以數月或道路有警則音郵曠絶故以重師鎮襄陽通川蜀聲援誠今日所宜急也襄陽北接宛許西接益梁南阻漢水其險足固北去河洛不及千里故吳人欲據之以蹴曹操晉人欲鎮之以保上流蕩秦寇唐人又謂襄鄧之西夷漫數百里其東漢輿鳳林爲之關南菊潭環

屈而流屬於漢西有上洛重山之險北有白厓聯絡乃形勝之地沃衍之墟若廣浚漕渠運天下之財可以大集是襄陽亦取勝之資而又可以用吳蜀豈非所謂形勢者乎晉人有言雖未獲長驅中原馘截凶醜亦不可以不進據要害思攻取之宜是據形勢以經略中原正急務也然吳蜀襄陽可以為取勝之資而不足以盡天下之形勢今之議者皆曰長江數千里實天下之形勢故魏文帝至廣陵臨江見波濤洶湧歎曰固天所以限

南北也苻宏亦云晉君臣戮力阻險長江未可圖也豈非天下形勢无踰於長江乎臣竊陋之夫吳之所不能吞曹氏而據中原晉之所以不能滅胡醜而復境土者殆无它焉正以其謀陋而无復遠略區區恃長江之險以為形勢而止耳吳人之謀則曰取徐州不如全據長江故當時僅能擅有江表成鼎峙之業晉人之謀則曰我所以設險而禦寇者正以長江耳故當時劃淮以北大抵弃之然則為今之計詎可恃長江如吳晉之陋乎

必將尅復神州不失舊物則又當縱觀天下形勢為經略之宏規而臣所陳吴蜀襄陽者取勝之資也

形勢下

吴蜀襄陽臣既言之矣雖并凉幽燕於北有未暇詳至若歷陳中原之形勢内以固藩翰外以謀攻取者臣請參古據今而備論之武昌為江東鎮戍之中非但捍禦上流而已緩急赴援奔不難故前世都江左者皆以為要地使重將鎮之為内外走援則武昌形勝之地也夏

口在荆江之中與沔口對通接雍梁實為要津故周瑜以三萬人據之能破魏武數十萬衆則夏口亦形勝之地也襟江帶湖北連豫壤西接荆州則豫章亦形勝之地也夷陵江東關限昔吴人以為安危之機如其有虞必傾國争之則夷陵亦形勝之地也睢陽為江淮保鄣唐張廵以千百卒守之能禦劇賊使不得搏噬東南則睢陽亦形勝之地彭城地勢陸通驍騎所騁吕蒙嘗謂孫權今日得徐曹操浹旬必争則彭城亦形勝之地也

蓟或謂兖州天下之要以比關中河內則兖州亦形勝之地也魏武之破黄巾因為屯田積穀許都以制四方則許下亦形勝之地也長安據函關負褒斜帶洪河為古金城則長安亦形勝之地也唐郭子儀以河中居兩京之間扼賊要衝得河中則兩京可圖則河中亦形勝之地也我既鎮襄陽用吳蜀之資矣又當遣良將勁卒戍夷陵以控引荆吳川蜀之勢又命大帥宿重兵鎮武昌夏口豫章以制上流而備不虞藩翰固矣然後中原

為可圖凡諸軍所臨因利乘便皆可以進取則形勝之地皆所宜知我師得利於西則可以出長安臨河中得利于東則可以出彭城臨兖州得利於宿泗則可以取睢陽得利於陳汝則可以取許下數道並取形勝據之或鼓行逕攻或犄角合勢則太河之北敵必連營固守所以備我者廣而不暇及遠彼汴城僭叛知敵援之不力必為收兵閉壘之計非得帶甲數十萬且不能守則抗我之衆皆將入汴自保矣此得形勢之地雖不專

於用奇亦可以圖敵也然而形勢固有彼我共之者又成敗之機不可失也我得亦利彼得亦利我知之彼亦知之我能用之彼亦能用之先人有奪人之心此其時故不知形勢之可用者敗呂布是也知形勝之可用而不能用者亦敗烏承恩是也欲用形勢而不能先人者亦敗毋丘儉是也曹操曰呂布不能據東平斷亢父泰山之道乘險要我乃屯濮陽吾知其無能為也而布卒為操所克此非不知形勢之可用以取敗乎有說烏承

恩使據常山以扼賊咽者且曰若捨要害以授人居四通而自安譬猶倒持劒戟取敗之道也承恩疑而不決卒守於信都此非知形勢之可用而不能用以取敗乎毋丘儉從項欲爭據南頓發十餘里聞王基先至已據之矣儉遂復還保項卒為基等所破此非欲用形勢而不能先人以取敗乎今臣所陳形勢固不可不知然知而不能用用而不能先人又皆非所以取勝也嗟夫天下形勝之地異時皆吾有也有之而不知守失之而不

知復失一邑則弃一邑失一郡則弃一郡隨失隨弃以至於今惟見時弃之也甚易故今日收之也甚難昔漢靈帝時以兵亂不鮮司徒崔烈欲弃涼州議者不可曰涼州天下要衝國家藩衛若使左衽之衆得居此地士勁甲堅因以為亂此天下至憂社稷深慮也向令為國家守土地者以天下至憂社稷深慮為念必不輕弃郡邑雖力不足而弃去必思即復取之惜其弃而不即復取遂使左衽之衆得據士勁甲堅之處為亂迄今而勢

尚強嗟夫往者不可悔而可以為今之戒也

用人

天下之人頑非木石則皆可以意氣動暴非虎狼則皆可以誠心感善用人者知其然故常用其所不可用或取於讎或取於盜讎與盜宜若不可用也而吾能用之是以得其心而致其力讎者曰吾怨也今釋怨而不吾憾何忍負之盜者曰吾罪也今捨罪而不吾弃何忍負之彼其意氣之所動誠心之所感可使之趍深溪可使

之蹈白刃可使之赴湯火而不愛其死昔齊侯念管仲射鈎之讎鮑叔曰夫為其君動也君若宥而反之夫猶是也晉樂王鮒謂范宣子曰盍反州綽邢蒯勇士也宣子曰彼欒氏之勇余何獲焉王鮒曰子為彼欒氏則亦子之勇也晉戴若思作刧自悔卒能事君盡節唐令狐彰從安史自歸卒能忠義奮發夫人之情孰不欲自盡其才以見於世不幸而為管仲為州綽為邢蒯為戴若思為令狐彰遽以其為讎為賊而置不用則弃人多矣

惟古人越拘攣之見開誠素而用之往往得其用十倍常人何者彼固有所感動之也臣竊思國家涵養天下仁恩德澤䕃洪汪濊浹人肌骨雖髫童乳子皆不忘歸戴之心意彼陷敵生靈思我宋德日夜謳吟而望官軍且將扶携老弱壺漿載路或殺其渠帥為我內應或望旗歸欵挈地來臣不疑也然而逮今猶為敵用者彼寧誠為敵用哉盖亦有疑焉耳且兵興以來豈无士民自敵中歸我者而未聞有所恤豈无將士自敵中降我者

而未聞有所用此吾赤子之陷于盜區所以猶有疑心
而為敵用也陛下雖嘗發德音設賞格開其自新之路
使之悔過而效順然人不見利烏能遽勸彼内有疑心
外見迫脅使戰則戰使守則守苟欲免死不知其他陛
下何不命諸將擇來降及俘獲之人可用者隨才授任
命以爵秩一或有功遂加優賞仍以尺檄廣行誘諭能
以邑降者即使宰邑以郡降者即使守郡以首級降者
以兵衆降者各差勞績大小厚賞之使未效順者望風

相告曰某先降而得某賞不徒釋罪又寵榮焉必相率而俱降此則降者見遇貳者思奮之説也尚寧爲敵用哉漢韓信敗陳餘令軍中无斬李左車有生得者賞千金至則解其縛東鄉坐西鄉對而師事之委心歸計而問攻燕伐齊之策卒用其謀以平燕齊唐李愬伐蔡獲李祐諸將請殺之愬不聽以爲客待間召祐屏人語至夜愬軍多諫以爲祐不可近愬待益厚卒用祐定襲蔡之謀且韓信李愬皆一時名將於左車祐必欲生之而

問以計非以其有用故耶今誠得如左車祐輩用之亦勝筭之一助也

朋黨

言朋黨不過曰君子曰小人自昔朋黨之與小人未嘗不得其志以勝取於君子君子不勝而受禍亦未嘗不酷其故何哉小人姦詐而多才雖欲挾朋類以擠君子茍其徒不繁而力不足以必勝則包藏禍心徘徊而不發嘯召挽引多其援助以俟巇隙之可投故發必奇中

而未嘗不取勝於君子者直情徑行不顧可否必欲引衆小人力與之角而鮮儔寡與勢常单弱爲難立夫以直情特立之君子抗姦詐群輩之小人雖庸夫亦知其必危故一陷禍機蕩无遺類而受禍未嘗不酷此東漢之黨錮可爲流涕者也人主必將慎察朋黨之邪正使小人未衆而亟退君子亟進而益多則不可以不辨於早而戒其漸不辨於早而戒其漸則君子小人朋進而鬬於前將莫明其孰是孰非而无可柰何昔唐文宗恭

儉自喜其區區求治之心初非不切然卒至危弱而不復奮原其所自實由朋黨亂之每大謀議甲可乙否紛然盈廷迭相侵詆如市人賈夫相與爭言於闤闠天子顧爲軟語解釋其人早朝晏罷且惟朋黨之論至謂去河北賊易去朝廷朋黨難而唐史言其是非排陷朝升暮黜天子亦無如之何是君子小人關于前莫明其孰是孰非而无可柰何也臣嘗詳求當時朋黨之患盖起於李德裕李宗閔牛僧孺等德裕固賢相然宗閔僧孺初

亦奇才有名於時及黨與一分遂相傾軋至為小人所不為者而流波浸滋為縉紳禍幾四十年若楊嗣復陳夷行李珏鄭覃輩豈皆小人哉亦為黨勢磨軋而已夫其始也皆非小人及為黨勢磨軋則有互相魚肉之心是君子與小人分黨者理之常則君子亦各自以其所親愛為黨者禍之大也宗閔僧孺同秉政相唱和去與已者德裕所善悉逐之及德裕在相位非其黨者皆不容於會昌中使賢如白居易猶懼斥不自安固求致身

散地與於遠害德裕罷相則凡德裕所薄皆不次用之至德裕之與則雖草制不盡言亦且貶黜嗟夫宰相之職固將為天子求人材而進之士非天子所自識擢則不以宰相進何由登於朝而用於上苟一相去位門生故吏與所親愛無論賢不肖率以其類相次廢黜否則自疑而引去雖天子所自識擢之士於罷相有一日雅亦必見逐曾不得少留於班列之下夫人材由宰相進雖未必皆賢亦未必无奇能異士卓然可以資世者類

以朋黨廢不用則人主雖有籲俊之心安得而器使之夫以一相去位士坐朋黨廢者不知幾人而又鼎軸之任未幾輙易則人材之沈滯閑散可勝計耶此人材常患乎之使之因而牛李所以禍世者也臣故曰君子與小人分黨者理之常而君子亦各自以其所親愛為黨者禍之大然則人主其可不念而為臣者可不戒哉

香溪集卷十三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香溪集卷十四至十六

詳校官起居注主事臣顧宗泰

主事臣呂雲棟覆勘

覆校官中書臣汪師曾

校對官中書臣潘庭筠

謄録監生臣馮曰琮

謄録監生臣王曾問

香溪集卷十四

宋 范浚 撰

進策

封建

御將

賞功

勸武

募兵

封建

自司馬遷班固曹元首陸士衡迄唐諸儒言封建衆矣予三代分土者以為親親賢賢褒表功德關諸盛衰深根固本不拔之道不予者以為春秋二百四十二年亂常干紀略无寧歲使哀平威靈之時下吏淫暴必不至此叕其至當俱非通論臣竊因柳宗元之說而極封建之弊以為三代不可去後世不可行何以言之禹會諸侯於塗山執玉帛者萬國湯之興諸侯歸者三千資以

黜夏武王之興會者八百資以勝商會禹而來臣資湯武而為用是三代不可去漢鑒秦孤剖列疆土而七國唱和幾危西都晉矯魏失載崇藩翰而八王階厲蕩覆東洛是後世不可行且先王良法歷久而時不便俗不安莫能復行於後世者固亦多矣彼肉刑井田冠婚喪祭射鄉食饗皆上世盛典今其與存者幾何顧獨於封建必泥古以為可行亦過矣方周之衰絕長補短地僅埒於曹滕以小白重耳撫封疆大威讋殊俗而不敢睥

睨九鼎懷窺覬心方且糾合諸侯扶其弱與共守封建其可去乎唐藩鎮本非錫土久則私以傳其子孫田悅朱滔王武俊雖飛揚跋扈然比衆度大不能當唐十之一一旦得逞遽擅相王號如七國故事合從締交旅拒王師夫以桓文之強而臣于弱周以三叛之微而僣于盛唐是苴茅授瑞行於三代雖大无不庭行於後世雖小无不亂且漢封異姓本以建國屏崇王室而委質下國者率自王其王因不知有天子貫高趙午相與謀曰

帝辱我王因壁人於栢人封建何利於漢哉唐雖時倚鎮兵戡禍亂然擁衆不朝擅賦不貢者相視並起是無寇而失地不戰而失兵徹水旱而失穀粟田承嗣盜有吳博魏衛相磁洺七州而未嘗北面天子蔡帥不廷授者五十年環天下之兵僅能縛一吳元濟藩鎮本非錫土患已如此况以王命命之國則其爲禍將何以制之臣故曰後世不可行且唐以鎮將領兵能作威福而刺史失權故强藩得拒朝命爲僭亂今國家以大帥臨方

面而刺史亦得職各主其兵方鎮雖有禄山思明之姦
終不能據一州以叛是古今郡國之制莫善於國家而
應變則有權馭衆則有機此又不可不論也高祖謂張
良曰諸侯不從柰何良曰楚兵且破未有分地其不至
固宜君王能與共天下可立致也高祖如良計捐睢陽
以北至穀城與彭越捐陳以東傅海與韓信使各自為
戰於是信越各引兵來夫高祖視所捐地猶屈產之乘
耳取之內廄而著之外廄猶垂棘之壁取之內府而藏

之外府捐之於一時收之於後日故能應變以濟務馭衆以成功此高祖所以取天下而人莫知者也人君將以應變濟務如高祖之機權誠所宜知則夫厥令敵人與僭叛所盜據地邑尚皆堅守爲虛空之地臣固欲以守宰爲賞降之資亦權宜也

御將

天下久安兵无素備人不知武卒然一旦有盜賊四方之警海内騷動天子與大臣熟視廟堂之上而不知所

為當饋興歎思得良將用之得一武力鼎士則解衣推食遇之惟恐不厚撫斧授柄任之惟恐不專握手卧內結之惟恐不至及夫兵連積歲變故習熟而為將者寵亦益加權亦益盛金多粟腐錫予盈矣兼印累節品秩崇矣左朱右紫子孫官矣田多膏腴資產豐矣高門華屋第舍侈矣志得意滿偃然自安頡頏而不為用於是廟堂之上思所以御之而不得其術蓋始也遇之惟恐不厚遽薄其禮則怨始也任之惟恐不專遽奪其權則

憤始也結之惟恐不至遽示以猜則離怨憤以離則其
爲患有不可言者或謂漢高祖與武帝深見此理而早
制之故高祖之御將常折其氣於初結其心於後武帝
之御將常假之權於外而折其氣於内黥布歸漢高祖
踞床洗而召布入見布大怒悔來欲自殺及出就舍張
御食飲從官如漢王居布又大喜過望此折其氣於初
而結其心於後也武帝使使者持方寸之印即軍中拜
衛青爲大將軍盡以諸將兵付之然常踞廁見青使青

有天子切齒之懼動不敢專以和柔自媚於上此假之權於外而折其氣於内也然而折其氣所以制於任用之始苟以偃然頡頏則暴折之又非所以善御人也惟當推赤心置其腹中務以誠感俾之用命賞罰明信並用而必行則御將之長筭也臣聞太宗時嘗命將守代州擊虜有功而邊將多嫉之或潛上謗書斥言其短太宗一切不問封其奏以付守代者太宗之於將帥可謂推赤心矣然當時自牧伯至於士卒稍有慭負无或矜

恕則臣所謂務以誠感與夫賞罰明信者真太宗駕馭之術也李唐用兵有賞厚罰輕之弊戰輙少勝則張皇其功奔走獻狀以邀上賞或一日再賜一月累封至多喪兵士顛翻大都則跳身而來刺邦而去一歲未更旋已立於壇墀之上故兵不脆轂不殫而戰必挫北夫賞重罰輕猶致敗況賞獨厚而罰不行則非御將之道也然人主於將不但駕御之而已又當審其才而用之將固有忠勇可喜者常失於輕敵而寡謀漢李廣才氣先俊

與敵角而公孫昆邪慮其自負覔復輕敵而光武不令別將夏侯淵戰雖屢勝魏武常戒之曰為將當有怯弱時不可但恃勇也然則忠勇而不知怯者又當戒以輕敵亦使將帥知朝廷知之盡其才也

賞功

爵禄天下之公器非人君所私有也是故古者明君之於爵禄苟不當用則雖微秩輕賜未甞有所虛授苟不當靳則雖高位大官未甞有所固惜韓昭侯使人藏弊

袴侍者曰君亦不仁甚矣弊袴不以賜左右而藏之昭
侯曰非子所知吾聞明主愛一嚬一咲嚬有為嚬咲有
為咲今袴豈特嚬笑哉吾必待有功者故藏之未有予
也漢高祖擊陳豨封趙壯士四人各千户以為將左右
諫曰從入蜀漢伐楚賞未徧行今封此何功上曰非汝
所知陳豨反趙代地皆豨吾以羽檄名天下兵未有至
者今計唯獨邯鄲中兵耳吾何愛四千户不以慰趙子
弟故方其不當用則韓昭侯一弊袴猶須藏之必以待

有功方其不當斬則漢高祖之四千户雖以封未有功之人於事為宜此古人厲世磨鈍之至術也方今爵禄蓋有不當用而虛授不當斬而固惜者竊以為有厲世磨鈍之具而不能用用而不得其當則人心有所不服欲忠之臣有所未勸爰自興軍以來賞功所司初无稽覈或虛張首獲或增敘勳績或緣世竄名或行賂冒奏斷筋絶骨先登陷陣搴旗折馘之人未必見旌異殞身喪元膏流節離忘私死事之家未必蒙隱䘏凡所補授

下而至於校尉上而至於橫行車載斗量不可筭數未必皆殊勲異効之人往往僞濫不公十嘗五六彼困无援貧無資者雖績用章著文據顯白吏方邀索賕謝難問百緒彌年累歲終不霑賞莫之告語相與怨歎使義夫節士遲疑於立功顧慮於身後每視叨名冐級者抵掌憤咤爲之不平此天下所以欲忠而未勸也昔唐孫承景監清邊軍戰還自面先鋒當矢石狀擢肅政臺中丞及張仁愿問其破敵曲折而承景實不行所問皆窮

行賞之妄有至於此向非仁愿窮訊則承景為第一功何由知其不實此賞功所以貴乎精覈也漢趙忠論討黄巾功甄舉謂之曰傅南容前在東軍有功不侯故天下失望今宜進賢理屈以副衆心而南容終亦不得封夫以一傅燮之不賞遂使天下失望今有功而見遺亦多矣將何以慰天下之望而服其心謂朝廷於爵禄有所慎用耶則濫賞者不加察有所輕用耶則宜賞者不加恤臣故曰有不當用而虚授有不當靳而固惜者人

若四方之士詣闕上封或徒步千里奏書百牘越月踰時客食旅次豈無去故鄉之念豈無懷親愛之心抗直辭觸忌諱豈无干不測之懼徒以感槩憤發思濟時艱心不忘忠惓惓為此彼其所陳借皆荒唐之狂言屑瑣之常談猶當閒一名見時加諮詢捐斗升之禄輕束帛之賜以來庶言以通治道况夫愚者有千慮之得負薪有廊廟之言亦豈无一策為可取一事為可劾拔十失五猶得其半而曽未聞顯賞嘉謀旌甄讜論使天下聞

風增厲爭輸厥誠以收羣策而輔中興此復何也三歲任子動以千數諸生由科第進動以百數雜流入仕且不知歲幾何人顧獨於獻言者深吝而不予此又天下所以欲忠而未勸也臣願明詔有司精覈功賞俾无濫被與其濫被无補之人不若以報有勞而末論有屈而未伸者又不若酬善言以勸策士則厲世磨鈍之至術也

勸武

國家之制武臣自借職即班先丈資之六階自餘亦多
右武雖中更承平脩官制猶不改也此非勸武功備後
患之深意乎蓋時方艱難寵用勇力拔距投石揭旗引
鼎之士皆得取豐禄揖美官天下既定包戈歸馬則前
日僥倖舊將投閑置散與老校退卒等遇之漠然若土梗游
塵則非所以勸武功備後患也是以多難之世將士雖
或奮身出力往往咸懷後慮而不遂盡敵謂優游養寇
足為己資使寇不滅則己之取重於世不已故常坐甲

擁衆安視虵豕荐食忍而不擊或破賊垂盡不即芟夷因使困獸跆而復起為世大患唐劉巨容敗黄巢于荆門轉鬬一舍捕逐虜獲率十俘八巢力窮矣諸將欲追斬巢巨容止曰朝家多負人有危難不愛惜官賞事平即忌之不如留賊為富貴作地諸將謂然而吕用之説高駢亦云公勲業極矣賊未殄朝廷且有口語況賊平安所税駕不如覲釁求福為不朽資也是皆李唐不能右武於平時以備後患故巨容駢等皆縱賊不盡誅使

巢得復熾遂陷兩京毒流天下然則國家官制右武雖更承平猶不之改真勸武功備後患之深意也臣竊惟將士從陛下中興戰伐使間關有年雖出忠義然其計不能无望於安平休息仰事俯育為温飽計也願陛下明祖宗右武之意詔諭諸軍約剋復中原日應將士有功者已差次行賞外各隨官資增給本俸之半以終其身為武功勸則皆將相謂曰往當无虞時國家已尚武今又約我增俸誠能盡敵當安坐取富貴耳將見人思

自奮撫劍慷慨志馳敵庭而心往之矣又何其養毒哉臣又觀行軍出師老弱隨之為戰士累似未為得漢李陵提兵入匈奴士卒妻婦隨軍者大匿車中陵曰吾士氣少衰而鼓不起者何也軍中豈有女子乎士卒妻婦匿車中猶鼓不起況連營踵其後兵氣當如何哉唐韓洪以名姝遺李光顔光顔曰我去室家久以為公憂然戰士皆弃妻子蹈白刃柰何獨以女色為樂以是知昔人用兵將卒皆去室家而即行陣也今不若以諸軍家

屬分置江浙諸郡使之安堵是且有四利士卒前戰而後不顧家一利散處就糧省轉餉之費二利家屬留居人有固志三利雖名老弱猶可以彈壓諸郡使鼠竊不敢發四利仍敕所至州郡優加撫存廩給以時無令匱之則將士感激思報上賜矣昔唐柳公綽以御史中丞為鄂岳觀察使詔發卒五千討蔡軍出公綽數省問其家疾病死生厚給之軍中感服曰中丞為我知家事敢不死戰故鄂軍每戰輒克今誠使諸州郡盡如公綽則

分置諸軍家屬皆將如歸是亦武功之勸也

募兵

古者兵法起於井田故有寓兵无募兵後世兵農兩分則兵不足而募亦其宜也漢高祖與楚相距五歲數失軍巳衆而蕭何常從關中遣士卒補其處至發老弱未傅者悉詣滎陽耿弇謂光武曰吏士死亡者多願歸上谷益發精兵以集大計因與吳漢北收幽州十郡兵從光武擊破銅馬等髙光定天下皆益兵以成功今方克

復土宇用兵伊始宜廣名募以備戎行之闕則其説有
二一曰義勇之士二曰死事之孤且家鶴膝户犀渠江
東之習俗也項羽所以雄諸侯孫權所以破曹公皆東
吳兵至於戈船下瀨蹈輪鼓水角長技於波濤中又莫
如吳人加以閩地山險俗皆趫捷伉健白梃長鎩摽以
奮呼猋銳莫當又楚人剽輕先登陷陣出入若飛募而
教之皆為勝兵往歲敵人乘閒犯浙右所過為鄉社掩
格俘斬甚衆此以見江東之士膽勇有餘使當敵人往

往得利臣願明詔江淮閩浙募敢勇士願効忠者先拘數額發詣行朝各以路分聚為一軍勿黥面勿刺手第隨州郡類結火伍日加訓練此義勇之士也漢取從軍死事之子孫教以五兵號羽林孤兒漢夫欲報父仇披甲持戟馳入吴軍身中大創十餘鬬志彌厲盖人有復讎之心雖萬死不顧因而用之必能有功臣願明詔諸道募欲殺賊報仇者所在州縣厚恤其家與之資糧遣詣行朝亦聚為一軍勿黥面勿刺手其人平居抱憤欲

釋憾于賊而力不能一來應募必誓捐軀自無逋亡但當教以坐作進退使習熟金鼓此死事之孤也或曰昔吳周祗欲於鄱陽召募陸遜以鄱陽郡民易動難安召之恐致賊寇祗固陳取之而吳遽等果亂今欲召募得無有吳遽之變乎臣謂此殆欲以一噎而廢食也且彼一時此一時安可同哉陸遜料當時召募易動難安之民臣亦策今日召募可以安未動之寇也何以言之江浙之人傳習妖教舊矣而比年尤盛鄉村帶落比屋有

之為渠首者家於窮山僻谷夜則嘯集徒衆以神怪相
誑誘遲明散去煙消烏没究之則鬼迹捕之則易以生
事根固蔓連勢已潛熾其人類多姦豪拳勇横猾不及
此時因名募而收用之以消患於未萌臣恐吴遽未必
跳梁於今而張角孫恩決復嚮動於後也且姦豪横猾
之人居心好動殆非蒔桑秉耒低首安作為良民者譬
之脩虵巨蝎取以備藥物或能已疾蠲病苟弃不用日
以滋息則緣墉肖屋螫人而肆其毒必矣故臣願因名

募而收用之亦已時病之細術也

香溪集卷十四

香溪集卷十五

宋　范浚　撰

進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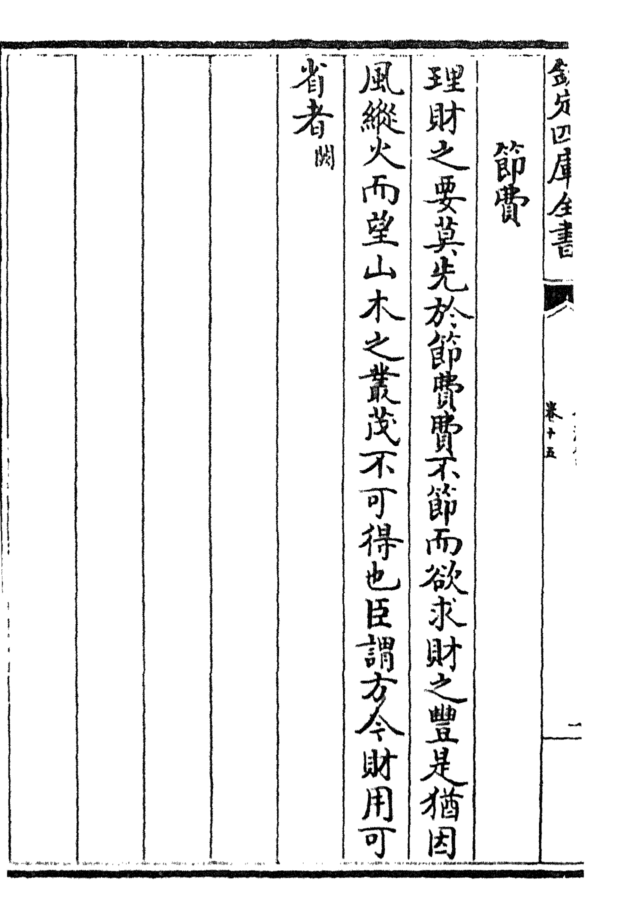
節費

議錢

平糴

實惠

除盜



節費

理財之要莫先扵節費費不節而欲求財之豐是猶因風縱火而望山木之叢茂不可得也臣謂方今財用可省者闕

以為文具末深見其害於事

也令輿大亂之餘總核名實正所先務設一職猶欲兼數事況存不急之官以蠹無涯之費乎且官不必備惟其人豈惟三公哉唐薛元超為中書侍郎高宗謂曰得卿在中書固不藉多人是中書得一薛元超餘可省也孫處約為中書舍人高宗曰處約一人足辦我事何須多也是舍人得一孫處約餘可省也北魏汰擇郎官唯辛

雄等八人見留餘悉罷遣游僕射云得如雄者四五人
共省事足矣是郎官得數人如辛雄餘可省也此豈非
冗官可省之明驗耶苟不思慎選其人第欲備官豈徒
無益而為害實大昔人嘗謂天下財賦耗斁大者唯二
事一兵資二官俸自他費十不當二者一是以由漢至
唐征戰艱難未嘗不省吏員以救弊今官不少省顧或
益增之棲遲閑曹而坐養資考者不知幾人非勲舊大
臣而安食祠禄者不知幾人取兵書餼㮣游走四方挾

劵自資者又不知其幾人也尸素竊位以官稱行呼唱而不覺職務者又不知其幾人也此非冗官爲無益之大費耶古者兵交使在其間蓋將以息兩國之患解仇脩好而已故有掉三寸舌强於百萬之師者末世和親之說用乃闕

索益不知厭封豕長蛇薦食益不知已朝廷何利而猶復遣使乎臣觀漢孝文貽匈奴書其辭不過曰皇帝問匈奴大單于無恙其遺不過繡袷綺衣亦綈綠繒黄金犀毗等物耳然而賈誼猶曰足反居上首顧居下又曰何忍以帝王之號為戎人諸侯勢既卑辱而禍不息長此安窮至為流涕使誼復生今日見吾中

國金繒入北廷者如此其腆敵人之淩縱如此其甚殆將痛哭而未已也且朝廷於敵人往爲屈辱而今爲怨仇往者遣使所謂運府庫之財以塡廬山之壑而今爲劉剝百姓遠行貨賂以奉寇讎此非遣使爲无益之大費乎臣願省冗官之大費以益募兵省遣使之大費以賞戰士則不必商功利而用或幾乎足矣

議錢

錢貨耗之爲歷世患有救其弊者欲爲重錢而病難用

欲為輕錢而病盜鑄二者皆非可行於今者也思救其
獘莫若求錢之所由耗而圖之臣竊惟國家全盛時諸
道冶鑄歲供緡錢入中都官帑民家委積累百鉅萬又
常平儲資大郡无慮四五十萬緡次猶半之大邑无慮
六七萬緡次亦半之府至貫朽庫府充牣時雖四方民
財匱不給用然實藏之官槩以天下計之錢不乏也方
今公帑既虛私利又窶公私俱匱不知錢何所積而至
於此臣嘗求其故知錢之所由耗者有五説焉運艘賈

舶絶江浮海濤波覆沒一也通都大邑火所延燒灼爍融液二也闍井習俗送終含死瘞埋滋多三也幾事不密而泄之疆埸者廣四也禁令不嚴而破爲銅器者衆五也五者交耗故不藏之官不積之民而錢日以乏將救其弊則當從其耗之甚者而爲之禁令王師百萬或列戍或進攻皆資錢以爲用則泄之疆埸願詔諸軍各加禁察或可以金若銀帛易錢費者量宜易之至若破銅爲器則申嚴禁令當責郡縣力行懲絶昔劉秩謂銅

之為兵不如鐵為器不如漆禁銅則人无所用盜鑄者少公錢不破人不犯死錢又日增是一舉而四美兼也陸贄亦云禁用銅器則錢不乏是皆以禁銅為利太祖時有司請行銅禁於江南詔除寺觀先有道佛像鐘磬鐃鈸塔輪火珠及民所常用銅鑑自餘銅器限盡一月悉上送官給直市之敢有匿不聞論如律今儻遵用是詔申嚴銅禁得銅必多可以廣鑄又自今无復破錢為器者錢何患不富乎然臣嘗觀漢章帝時穀帛價貴縣

官經用不足張林言非但穀貴也百物皆貴此錢賤故耳宜令天下悉以布帛為租市買皆用之封錢勿出如此則錢少物皆賤矣又獻帝末不鑄錢久貨本不多且无增益故穀賤无已是古以錢少故物賤也今錢貨既乏而百物皆翔貴豈今之錢貨與古之錢貨異哉葢穀甚貴之所致也東南播殖之利不加於舊而西北之人寓食於東南者益衆此穀之所以甚貴而未平也夫人視食為命其於穀粟不可一日不求今也地之殖不加

舊而食者益衆且穀所儲積皆豪民大家乘時徼利閉廩索價價脫不高廩終不發則穀不得不甚貴彼市百物者皆非不饑之人固將量食費以取百物之直則百物亦不得不甚貴此錢雖乏而物不為賤所以與前世異也今欲百物賤則當平穀直穀直平則民費省矣且官收私銅以廣冶鑄又平穀直以省民費則錢雖乏未為甚患善乎漢劉陶之言曰當今之憂不在於貨在乎人饑臣亦以為當今不病錢之乏病乎穀直之不平也

平糴

臣所謂平糓直者非欲嚴法峹令以抑損之也盖聞食貨有輕重歛散之權有司失之則姦民得以乗人急而專其利故曰民有饑餓者糓有所藏也又曰歳有凶穣故糓有貴賤令有緩急故物有輕重人君不理則蓄賈游於市乗民之不給百倍其本矣然則將平糓直使無甚貴則輕重歛散之權有司可不制之乎秦末豪傑爭取金玉而任氏獨窖倉粟楚漢相距滎陽也民不得耕

種米石至萬錢而豪傑金玉盡歸任氏用以起富使當時斂散之權在公上則任氏雖有粟安得取貴直乎今莫若依倣李悝之平糴耿壽昌之常平收斂散之權而制於有司使豪民足穀者欲索高價而不可得則臣所謂平穀直之說也悝為平糴法觀歲上中下熟而制其收又觀歲大饑中饑小饑而發其斂故雖遇饑饉水旱糴不貴而民不散行之魏國國以富强壽昌為常平法令邉郡皆築倉以穀賤時增價而糴以利農穀貴時減

價而糴民甚便之臣謂宜酌取俚壽昌之説詔州縣各量所部土地廣狹出榖多寡參以往歲和糴斛數制為定額亦視上中下熟而三分其收每歲西成竝行廣糴必以時價償民無得虧除及來歲春夏榖直騰躍則少損時價而出之亦視所收多寡三分而出其二復儲糴貯以為當歲糴本其一則以待軍興之須如此則歛散之權盡歸公上豪奪者不得固閉囷廩挾所蓄以邀重利榖直豈復甚貴而不平乎臣此所言其大畧也若夫

創制作法纖密之條所以周防利病者則在有司熟講而舉行之或曰官自糴取與民為市得無擾乎臣曰民無抑糴官無强糴損價以便民得羨以供軍上以豐蓄積濟饋運下以檢姦豪惠貧弱誠見其利未見其擾也方之横斂不猶愈乎唐德宗時陸贄以關中穀賤請和糴百餘萬斛可以減轉運又欲以所減米糴江淮水災州縣斗減時五十以救之京城東渭橋之糴斗增時三十以利農古之人未嘗不以斂散之權與夫平糴以利

人為意孰謂不可復行於今耶臣竊觀世之計利者類以剥下為言所謂枘鑿萬端窮朝抵暮千案百牘皆取之民者也殊不知理財之義固自有不害民而利於時者唐劉晏制萬物低昂常操天下贏貲以佐軍興雖挐兵數十年斂不及民而用度足第五琦當軍興隨事趣辦人不益賦而國用豐程异使江表調財用所至不剥下不加斂經用以饒元琇判度支方蝗旱而不增一賦軍興皆齊是數人者皆不取之民而財自足豈天雨鬼

輸哉亦得夫歛散之權而已然則臣所陳平糴直之説豈非不害民而利於時者乎

實惠

民者至愚而神者也馭以智則詐示以疑則偷接不以禮則其徇義輕撫不以情則其効忠薄然則人君誠欲利民可不加之實惠乎浮文惠之而實不至是馭以智者也彼烏能無詐是示以疑者也彼烏能無偷是接不以禮而撫不以情者也彼其徇義烏能不輕効忠烏能

不薄君以浮文罔民民以詐欺應君則上之澤何由及乎下下之情何由達乎上上下猜阻日以携貳亂亡之由也昔唐文皇賢主也常自謂以誠御天下欲使臣民皆無詐欺裴矩奏民遭突厥侵暴者請户給一縑文皇曰朕不欲虚有存恤之名而無其實户有小大豈得雷同給賜乎於是計口為率太宗欲實惠及民用心可謂至矣然而當時詔逋負官物悉令蠲免既而負秦府國司物者乃復督索如故又詔關中免二年租調關外給

復一年既而敕云已役已輸者以明年為始散還之後方復更追是欲惠民而實不至雖用心如文皇亦未免為浮文也臣嘗伏讀建炎改元赦書所以勤恤民隱者非止一事凡逋租負錢倚閣折納之類蠲除至多又備言官吏削刻良民受弊往往破產所以慰安天下甚厚赦令所至民皆感激流涕以為陛下惠顧元元周悉如此丁寧如此非復與時之虛文徒掛墻壁為也蓋有華顛耆老扶杖立聽願少須臾無死以覩中興之盛者然

而事多循習吏不奉行前令未及盡施後令已復更易不一二歲衆弊紛然仍爲虚文初無實惠雖復詔赦數下德音至深臣恐斯民有至愚而神者固已生疑於前安可冀其必信於後中興之功尚勤聖慮未必不由此也凡逋租負錢歲久不能入者皆貧民窶户水旱札瘥之餘衣不足以蔽膚食不足以餬口既迫於寒饑矣而追胥督吏臨門譴呵責以不可得之積欠而遂其不可猒之私求襆衣襦㡘器具鷄栖豚穽無不奪取大吏未

去小吏復來朝索夕須剥膚椎髓償官之實曾未毛銖而吏之所得車載石量矣朝廷何忍收毛銖之逋負使民抱無涯之疾苦乎彼其横被侵辱怨憤嗟呼之聲朝廷不得而聞也蒙頭避吏潛山竄谷朝廷不得而見也豐年富歲已困於追呼矣一有饑饉則操瓢囊流轉為溝中瘠而已可勝哀哉臣愚竊謂與其以督欠之虚名為胥吏漁奪之因不若捐毛銖之小得為貧民無窮之利况夫逋負在十年之外者民顧所責既多終無可輸

破數少償則懼慮盡入因厚以賕謝許請吏曹雖毛銖無入官者是又徒爲瘠民以肥吏而公家初無損益者也臣願申行累下赦詔條列民所逋負可蠲除者自何年爲率明降德音盡削欠籍官吏不即削籍後復責償爲姦者重加竄罰庶幾民霑實惠知朝廷赦令誠以利澤彫瘵非虛文也其爲政効豈不優於唐文皇哉

除盜

歲適旱蝗民不賴生脫死自救攖金奪餉而不知愧甚

則群行為姦依憑狐卯棲宿兔穴此其為盜蓋迫不得已耳固宜綏撫安集之而勿窮其誅若夫豪姦巨猾乘危投隙弄兵擁衆大而翱翔轉寇噬螫齊民小而攻據城邑鴟跱觀變此其為盜又可闊略而不誅之耶異時官軍討賊於豪姦巨猾不惟闊略不誅仍每命以爵秩弄兵擁衆者相視踵起驅掠殘暴無所不至金粟子女靡衣豐食鮮車怒馬既飽其志顧得厭兵乃始以降約自通差次酋從坐邀官級禮優者先下爵卑者後服官

軍力或不制則屈意順許惟懼賊心之小忤而不即就降至示以告身誘使投兵往往朝黄巾暮紫綬斬木揭竿之徒搢笏曳履鴈行于士夫間國威不振無甚於此是以江湖嶺海跳梁猖暴攻刼市邑者至今猶時有也臣觀秦漢而下號中興顯顯爲古今稱詠者三君曰漢光武曰晉元帝曰唐肅宗然而晉自建都江左姦叛時起唐自安史後亦大盜繼作獨漢建武遂無强寇何哉蓋晉元帝時王敦驕恣不臣帝畏之而不能制自亡齊

斧故其弊流於後世有遵養時賊之譏唐肅宗時平盧裨將殺節度之子而推立侯希逸肅宗不能正其罪因授以旌節故其弊流於後世有姑息之政晉與唐雖稱中興而威柄撓弱是以强寇不止若光武則不然以英威雄斷總攬權綱群盜請降未嘗假以辭色况輕與之爵秩乎劉恭曰劉盆子將百萬衆降陛下何以待之光武曰待汝以不死耳杜成為王郎乞降求萬户侯光武曰顧得全身可矣光武之御群盜如此故當建武時雖

狂狡間作而終無強寇然則以爵秩招慰盜賊誠啓姦之弊政也陛下紹開中興收威柄而隆國體則宜以晉元帝唐肅宗為戒而以漢光武為法凡盜賊請降者待以不死足矣俾之全身足矣又烏可復如異時使官軍屈意以踵遵養姑息之陋哉昔唐僖宗時黃巢已破廣州勢張甚表求天平節度使宰相盧攜素厚高駢屬令立功乃固不可巢請及巢益熾破淮南人皆咎攜始下詔以巢為天平節度使詔下賊已破潼關矣臣嘗讀唐

史竊以攜固不可巢請為是以時人咎攜為非又罪攜終不當以節度與巢也何以言之巢雖橫行天下不過為一劇賊耳寇賊姦宄堯舜之世且不免是歷古所常有也儻以節度遂其請則是寇賊而秉旄鉞豈不異甚矣哉以政體言之以名器言之寧使巢益熾而節度終不可與也且巢之力尚能恣肆則雖得旄鉞猶將轉寇自如又果足以塞賊夫之貪心乎故凡為遵養姑息之陋者皆啓姦之弊政能革啓姦之弊政則除盜之先務

也

香溪集卷十五